

如歌行板 陈汉忠

永恒的纪念



人们在文昌观看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执行火箭发射任务。 资料图

去年岁末的一天，我去看了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的发射。

在文昌，观看航天发射的地点很多，依据地形和视角，与发射平台隔湾相望的淇水湾是最佳观瞻点。每逢夜间发射火箭，当天下午，太阳还在天上，许多人就早早把椅子、条凳、马扎摆在海滩上，扛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，踩着细软的沙粒，在浪潮退去的痕迹里寻找最佳视角，期待抢到那个激动人心的飞天画面。

在东北方向的铜鼓岭上，观景台早已人满为患，只因这里是琼东第一峰，可以俯瞰火箭穿越云层，拍摄的画面与月亮湾的弧线同框。远处的桥头公园，LED大屏前，更是人头攒动，远方的游客与当地乡亲一起，从老爸茶店挪到露天广场，谈笑间夹杂着对往昔观看火箭发射的回忆。

文昌的夜是静谧的，可这发射前的等待却让人心潮澎湃。四面八方的人群，似百川归海，汇聚于这片热土。无数渴望的目光，跨越山海，指向同一片苍穹。

因为曾经当过空军地空导弹兵，多次亲历导弹发射的瞬间，我对观看航天发射，比常人多了一份沉稳。当小区里的许多人赶赴淇水湾和铜鼓岭时，我选择留在高隆湾。这儿距离发射场有19公里，远了点，但我追求的并非视觉上的冲击，而是心灵深处的震撼。

夜色渐浓，海面已经看不清了，只有几盏渔火在远处闪烁。许多人选择在这儿观看。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有边散步边等候的，有站立的，有坐小马扎的，还有铺一块塑料垫席地而坐的。不远处的椰树下，一个小女孩依偎在爷爷怀中，聆听爷爷讲述嫦娥奔月的故事。“爷爷，一会儿就要发射的火箭能飞到月亮上去吗？”爷爷笑了。稚语童言，爷爷也许答不出来，却道出了中国人跨越千年的飞天执念。从李白“欲上青天揽明月”的浪漫想象，到苏东坡“我欲乘风归去”的超然情怀。从古人的仰望到今人的探索，从神话传说到航天壮举，中华民族的飞天梦从未停歇。我想起在南京空军部队并肩战斗过的飞行员战友聂海胜、景海鹏等，他们后来成了我国最早的航天员，一次次遨游太空，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潮声渐密，云层染上深蓝。预定发射时间临近，我登上湾区中枢白金海岸小区7号楼32层楼顶平台，与邻居们一起静候那惊心动魄的时刻。

发射场指挥室里，气氛凝重而紧张，年轻的指挥员不时发出一个个口令。

发射进入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。点火！

白光裂海，烈焰腾空。震彻云霄的轰鸣从海平线传来，如地心涌出的岩浆，初时似白莲怒放，旋即，金色火焰骤然迸发，火箭缓缓离架，拖着炽热的火龙，把大地和海面照得通亮。紧接着，如惊雷破空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从天际滚滚而来。观看的人群中爆出雷鸣般的欢呼。摄像机在欢快地跳

跃，照相机快门咔嚓个不停。

火箭越升越高，火尾渐渐拉长，再慢慢变淡，最后化作一颗褐红色的星星，消失在深邃的夜空。

目送火箭远去，我的思绪回到了2007年的文昌。那一年，一群航天人告别故土，跨越海峡，在琼岛东海岸安营扎寨，他们顶住了高温湿热，用心血和汗水在琼岛建起了一座发射场。2016年6月25日，长征七号火箭首次发射成功，这片土地见证了太多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长征五号托举“天问一号”奔赴火星；长征五号B将空间站舱段送入太空；嫦娥六号探测器奔赴月球背面；……

一次次升空，一次次突破，背后是文昌航天人的艰辛付出与执着坚守。

烟云散尽，天空恢复了平静，但楼顶上的人们似乎还不尽兴。有的在驻足远眺，有的则以最快的速度把视频和照片分享给远方的家人和朋友。不知是谁，领头唱起了《我和我的祖国》这首歌，“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”，歌声响起，人群激昂起来，歌声从这栋楼传到那栋楼，从海滩传到椰林，从广场传到山岭，这是发自大家心底的歌，是对祖国明天更加美好的殷切期盼。一位来自甘肃兰州的游客说，我在西北大漠看过发射，但在这里，面对浩瀚的南海，火箭升空时，那种海天一色的壮阔让我对祖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一个来自合肥的三口之家，正聚在一起选择画面。他们昨天还在合肥，获悉今晚文昌火箭发射的消息后，竟千里迢迢赶了过来。妈妈对儿子说，赶明儿要写篇小作文。儿子信誓旦旦保证，明天一早交出初稿。爸爸自然也有任务，要把拍到的视频和照片制作成短视频，分享给亲友，也留作永恒的纪念。📷

轻叩名门 胡春晖

切莫负春晖



《歌飞大凉山》。 资料图

我曾一度痴迷淘藏旧书，线上线下常留心寻访，遇心仪之册便欣然入手。机缘巧合下，淘得当代著名诗人、词作家梁上泉先生的两部诗集，好事如我，遂寄请先生题签，先生欣然应允，题签之余，更题赠诗词两首，现珍藏于寒斋。

其中一部《从北京唱到边疆》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5月一版一印，由当代著名画家、书法家邵宇插图，整部诗集充溢着浓厚的抒情意味，作者以巧妙的比喻和绮丽的想象，将一首首短诗化作一幅幅色彩鲜明的画卷。先生题跋写道：“这本书是一九五七年编，于次年出版发行，适宜高小、初中生阅读的少儿读物。是编辑部约请著名画家做的封面和插图。题此以作纪念。”文后还幽默地添上一句：“电脑查孔夫子旧书网，可能有售。”

另一部《歌飞大凉山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5月一版一印，诗集以精练的笔墨，歌唱了我国大、小凉山彝族地区从奴隶社会飞跃进入社会主义的全新面貌，深情颂扬了红军长征的光荣革命传统，文字

间兼具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。书中落款处写着“二〇一五年五月廿日于白水斋”。此“白水斋”斋名，背后还有一段别致的故事。先生父亲最初为其起名“梁上全”，全，拆开即为“人王”，取全能全面、为人中之王之意，先生上学后不喜此名，遂自改为“梁上泉”，言“宁可自己喝白水，不当人王”，白水即“泉”字。他出版的《白水斋吟稿》序言中有这样几句：白水斋，清水斋，清白源流自快哉，浪花一路开。其诗作《山泉》亦以泉水明志：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洁，细流入大江，大江喷白雪。”

除了诗集题跋，先生还亲笔题写七言绝句一首相赠：不赶时髦不追风，人生真趣在诗中，性灵品格长吟里，朴实无华见内功。

诗句字字恳切，劝勉我莫随世俗潮流盲从，不趋炎附势，不心浮气躁，真正的人生意趣，藏在诗文书卷的雅情与思索里，当以文寄怀。唯有沉心深耕，方能练就真功底，抵达真境界。

先生见我名字后，更特意赐题一首嵌名五言绝句，书于信封之上：“新月虽宜赏，斜阳不可追，登楼常自勉，切莫负春晖。”并题注：“这是我一九四八年写的五言绝句习作《自勉》，抄请指正。二〇一五年元月于渝。”诗既紧扣自勉惜时的主旨，更是对后学的期许、嘉勉。一句“切莫负春晖”，既是劝勉不负春光，珍惜韶华，更直言莫负“春晖”之名。这份藏于笔墨间的巧思与温情，实属难得，寸笺尺墨，皆为珍念，将永铭先生嘉诲。

说了这么多，对梁上泉这个名字，或许读者略感陌生，但提及《小白杨》这首经典歌曲，想必无人不知，而这首歌曲的词正是出自先生之手。“一棵呀小白杨，长在哨所旁，根儿深，干儿壮，守望着北疆，微风吹，吹得绿叶沙沙响，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……”1983年，梁先生受邀到新疆边防部队采风，在塔斯提哨所灵感迸发，创作了此词。1984年中央电视台八一文艺晚会上，歌唱家阎维文首次演唱此歌，此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，成为几代人耳熟能详的经典。2009年，《小白杨》入选中宣部推荐的一百首爱国歌曲，其背后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无数国人，诞生此歌词的哨所也更为“小白杨哨所”，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2024年12月，在渝参加首届中国音乐文学盛典的阎维文，特意去看望了93岁的梁上泉先生，两人合唱《小白杨》，先生虽已高龄，却吐字清晰，边唱边以手打着节拍，现场气氛热烈，一段跨越四十余载的音乐情缘，在歌声中尽显温情。📷

流金岁月 琦钰

祖母的重阳糕

风凉了，天冷了，菊花开了，红柿满枝头，该吃重阳糕了，空气里开始飘荡着一股熟悉的甜蜜的气息。望望故乡小镇的方向，仿佛看到洒满阳光的老院里，祖母笑眯眯地正忙着给我们泡冰糖菊花茶，做软糯香甜的重阳糕。

年少时，印象最深的是，深秋的冷风一吹，我们不仅不觉得寒冷，还兴奋极了，一遍遍问祖母，啥时候做重阳糕。祖母就会慈爱地摸摸我们的头，望着远方说，快了快了，再过几天，重阳节了，等咱们在外面的亲人都回来了，我就给你们做重阳糕吃。

祖母说的是在外面已经成家立业的叔叔、姑姑们，他们在重阳节都会回到小镇看望祖母。

果然，过了两天，叔叔、姑姑们带着弟弟、妹妹们都回来了。小院子热闹极了，我们的笑语声洒满院子里的角角落落。祖母种在院子东墙边的菊花开得尤其明媚，好像也在跟着我们笑逐颜开。

那时候的祖母还不老，六十来岁，腿脚利落，穿着她自己做的粗布围裙，忙来忙去，满脸笑容。

母亲和婶婶、姑姑们到灶房，帮祖母做重阳糕。我们一群小孩子啦啦啦也跟过去，好奇那么好吃的重阳糕是怎么做出来的。只见一个庞大的瓦盆里发好了喧腾腾的面，祖母往瓦盆里倒她切好的细碎的红枣粒，又把洗干净的葡萄干也倒进瓦盆中，然后把面、红枣、葡萄干充分掺匀，再揉成大小相同的面团上锅蒸就好了。

祖母制作的重阳糕就是如此的简单，做法简单，所用的食材也简单。后来，我常常想祖母做的重阳糕之所以味美绵厚，是因为每一种食材、每一道步骤里都藏着祖母深沉而无言的爱。

我们围着祖母看她做重阳糕的时候，她还喜欢把那句俗语“吃了重阳糕，好运就来找”当成儿歌教我们唱。每年做重阳糕的时候，祖母都会做很多，她要给左邻右舍送一些，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。刚出锅的重阳糕，热乎乎的，香香的，甜甜的，捧在手里，寒风吹得再猛烈，心也是暖的。这大概就是会有好运气的原因吧。

镇上人都说，祖母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大堂哥石头厚朴寡言，听到这话，却不止一次深情地对我们说，他这辈子能遇到祖母，是他的福分。

大堂哥石头，并不是祖母的亲孙子。那年，他跟着父亲来到我们小镇，租住在祖母小院后面两间破旧的房子里。他父亲会修补的手艺，就在镇上摆个小摊，生意不怎么好。那时候，祖父还活着，他和祖母知道大堂哥父子俩日子过得艰难，常照顾他们。大堂哥和我哥常在一起玩，到了饭点，祖母就留下他一起吃饭。大堂哥的父亲过意不去，祖母说，我让孙子吃碗饭没啥的。后来就认了亲，石头比我哥大一岁，我们都喊他大堂哥。每到过节团圆的时候，祖父祖母会让他们父子俩都来家里，一起团圆热闹。

几年后，大堂哥父子俩离开我们小镇，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但每年重阳节，他们依然会千里迢迢来小镇和我们一起过，吃祖母蒸的重阳糕。他们一直记得，他们在陌生的小镇安顿下来的那天正是重阳节，祖母给他们送去的重阳糕，让漂泊的父子感到了家的温暖。

如今，祖母快九十岁了，说起话来声音还很响亮，我们十来个孙子孙女站在她面前，她老人家不但能分毫不差地叫出每个人的小名，还能清晰地讲起每个人小时候的糗事。

祖母在小镇算得上是长寿又身体硬朗的老人了，她思维清晰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就是腰由于常年劳累，直不起来了。她依旧住在小镇的老院里，守着一院子的草木，从华茂到凋落，凋落又华茂。天南海北的我们每年深秋的时候，都会相约回小镇陪伴祖母一段时光，陪她过古老的重阳节。而今是我们给祖母做重阳糕了。祖母说，大堂哥石头做的重阳糕最像她做的味道。📷



吴昌硕画作《重阳即景》。 资料图